肉蒲團/第三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第二回

肉蒲團/第三回
作者：李漁　清

第四回

卻說未央生別了孤峰，一路嘰嘰噥噥的埋怨道：好沒來頭。我二十多歲的人，一朵鮮花才開，就要教人削髮修行，去尋苦吃。世上那有這樣不情的人。我今日見他不過是因他是由名士出家，胸中必有別樣見解，要領略他禪機，好助我的文思。誰想竟受他許多怠慢，又做一首烏龜偈贈我，教我怎當得起？我一個昂藏的丈夫，若做了官還要治天下，管萬民，難道自家妻子就管不下？我今遇著好婦人，偏不肯當面錯過。略做幾樁風流罪犯，把自家閨門嚴謹，看有個男子來討得債去。況且有婦人嫁我這樣標致丈夫，就有別個男子來引誘她只怕也看不上眼。那失節之事料定是沒有的。他方才那一首偈，論理就該扯碎了丟還他。只是後來相見要塞他毒口沒有憑據，我且留在身邊，看他後來見了悔過不悔過。思量已定，就將偈語折好藏在衣帶中。

回到家裡，吩咐幾個伴當各路去傳諭媒婆，要尋世間第一位佳人。他原是個閥閱之家，又兼才貌雙全，那一個男子不願得他為婿，那一個婦人不願得他為夫？自從傳諭之後，日日有幾個媒婆尋他說親。小戶人家任憑他上門去相，若是大戶人家要顧體面，或約在寺院中，或定在荒郊外，兩下相逢，以有心裝作無意，相得分明。惹了多少婦人回去害相思，他卻個個都看不上眼。有個媒婆對他道：“這等看來別的女子都不是你的對頭，只有鐵扉道人的小姐名叫‘玉香’，才配得你上。只是他父親古怪，定不肯使人相，你又定要相，這事又是做不來的了。”未央生道：“他為何叫做‘鐵扉道人’？你為何見得他小姐標致？既然標致，為何不肯使人相？”媒婆道：“這老者是有名的宿儒，做人

孤介。家中有田有地無求於人，生平沒有一個朋友，獨自一個在家讀書，隨你甚麼人去敲門，他只是不開。有一個貴客慕他的名去訪他，敲了半日門，莫說不開，連答應也不答應。那貴客沒奈何，題詩一首寫在門上而去。中間有兩句道：但知高士篷為戶，誰料先生鐵為扉。

他後來見了詩句道：‘鐵扉兩字道得不差。’他就把做別號，叫做‘鐵扉道人’。生平沒有兒子，只得一女，生得如花似玉，無人可比。又且讀了一肚子書，都是父親所教，凡詩詞歌賦皆做得出。他家的閨門嚴謹，又不走去燒香，又不出來看會，長了一十六歲不曾出頭露面，至於三姑六婆飛不進門。因昨日那老者立在門前，見我走過，叫住問道：‘你莫非是做媒的麼？’我答道：‘正是。’他就請我到家中指著女兒對我道：‘這是我的小姐，要招個像樣的女婿當兒子養老。你可留心替我訪擇。’我就把相公說上，他道：‘我也聞得他的才名，但不知德行何如？’我又道：‘相公少年老成，毫無破綻。只是一件，他要親眼相一相才肯下聘。’他聽得這句話，就放下臉道：‘胡說！只有揚州人家養的瘦馬肯與人相，那有正經女兒許男子見面之理。’我見他說了這話不好再講，竟自出來。故此知道這頭親事定做不成。”

未央生聞言心中暗想道：“我如今上無父母下無兄弟，明日娶了妻，心性那一個拘管？就是自己行監坐守，難道沒有出門的時節？這老兒的古板如此，我若贅在他家，不消我去提防，他自家的女兒自然會照管，我就出門一世也不妨事。只是不得相一相究竟不放心，媒人的口那裡信得。就對他道：“照你說來親事是極好的，畢竟求你設個法子使我窺見些影響，只要大段不差也就罷了。”媒婆道：“這個斷斷不能。你若不信，只好去求籤問數，卜之於神。該做就做，不該做就罷。”未央生道：“也說的是。我有個朋友，請仙判事及其靈驗，待我請他來判斷過了，然後回你的話。”媒人答應而去。

次日未央生齋戒沐浴，把請仙的朋友延至家中。焚香稽首，低聲祝道：“弟子不為別事，只因鐵扉道人之女名喚玉香。聞得他姿容絕世，要娶為妻，但屬耳聞未曾目擊，所以請問於大仙。果姿容絕世，弟子就與他連姻，稍不然即行謝絕。伏望大仙明白指示，勿為模糊之言，使弟子參詳不出。”祝完又拜四拜，起來扶住仙鸞，聽其揮寫。果然寫出一首詩道：

紅粉叢中第一人，不須疑鬼復疑神。只愁艷冶將淫誨，邪正關頭好問津。右其一

未央生見了這一首，心上思道：“這等看來姿色是好的，只是後一句明白說她冶容誨淫，

難道這女人已被人破了瓜去不成？詩後既有‘ 其一 ’二字，畢竟還有一首，且看後作何如。 ”只見仙鸞停了一會，又寫出四句道：

婦女貞淫挽不差，但須男子善齊家。閉門不使青蠅入，何處飛來玉上瑕。右其二 回道人題

未央生見了“ 回道人 ”三字知是呂純陽的別號，心上大喜道：“ 此公於酒色二字極是在行，他說好畢竟是好的了。後面這一首是冰我心中之疑，不過要我堤防的意思。我想這古板丈人替我拘管，料然無事。後兩句明明說他鐵扉之中無人鑽得進的意思，不必再疑惑了。就望空拜謝了純陽，叫人喚媒婆來。吩咐說：“ 仙詩判得甚好，如今不消去相看，竟去說親罷了。 ”

媒人甚喜，走到鐵扉道人家，把未央生求親的意思述了一遍。道人道：“ 他起先要親眼相親，就是重色不重德的人了，輕薄可知。我要招個有品行的女婿，不要這等務外之人。 ”那媒婆要趁媒錢，只得把巧話回復道：“ 他要相的意思不是為色，只怕舉止輕佻，沒有福相，後來不得夫人。如今訪得府上的閨訓甚嚴，小姐的閫德又備，故此心安意肯，特地央我來求親。 ”道人見他說的近理，就許了親約，定吉日過門完姻。

未央生雖聽了媒人之話，信了仙詩之言，只因不曾相得，到底狐疑。直到成親之夜，拜堂已畢，同入繡房，定睛細看，方才歡喜。怎見得新人的好處？有新詞一首為證：

人窈窕，渾身滿面都堆俏。都堆俏，愁容可掬，顰眉難效。

還愁不是新人料，腰肢九細如何抱？如何抱，柔如無骨將又驚靠。 ——右調《憶秦娥》

怎見得新郎與新人成親的樂處？也有新詞一首為證：

星眸合處差即盼，枕上桃花歌兩瓣。多方欲閉口脂香，卻被舌功唇已綻。

嬌啼歇處情何限，酥胸已透風流汗。睜開四目互相看，兩心熱似紅爐炭。 ——右調《玉樓春》

卻說玉香小姐姿容雖然無雙，風情未免不足，還有一二分不中丈夫的意。只因平日父訓

既嚴，母儀又肅，耳不聞淫聲，目不睹邪色，所讀之書不是《烈女傳》就是《女孝經》，所說的話都與未央生心事相反。至於舉止，不免有乃父之風，丈夫替他取個混名叫“女道學”。對他說一句調情的話就滿面通紅，走了開去。未央生極喜日間幹事，好看陰物以助淫興。有幾次扯她脫褲，她就大喊起來，卻像強姦她的一般，只得罷了。夜間幹事，雖然承當，都是無可奈何的光景與見識。行房的套數只好行些中庸之道，不肯標新立異。要做“隔山取火”，就說犯了背夫之嫌。要做“倒澆蠟燭”，又說倒了夫綱之禮。要搭她兩腳上肩，也費許多氣力。至於快活之時不肯叫死叫活，助男子的軍威，就喚她心肝命肉，竟像啞婦一般，不肯答應。

未央生見她沒有一毫生動之趣，甚以為苦。我今只得用些淘養的工夫，變化她出來。明日就書畫鋪中買一副絕巧的春宮冊子，是學士趙子昂的手筆，共有三十六幅，取唐詩上“三十六宮都是春”的意思。拿回去與玉香小姐一同翻閱，可見男女交媾這些套數不是我創造出來的，古人先有行之者，現有趙文敏墨卷在此，取來證驗。起初拿到之時，玉香不知裡面是甚麼冊，接到手中揭開細看，只見開卷兩頁寫著“漢宮遺照”四個大字。玉香想道，漢宮之中有許多賢妃淑媛，一定是些遺像，且看是怎生相貌。及到第三頁，只見一個男子摟著一個婦人，赤條條在假山上幹事，就不覺面紅發起性來道：“這等不祥之物，是從那裡取來的？玷污閨闥，快叫丫鬟拿去燒了。”未央生一把扯住道：“這是一件古董，價值百金。我問朋友借來看的。你若賠得百金起只管拿去燒，若賠不起，好好放在這邊，待我把玩一兩日拿去還他。”玉香道：“這樣沒正經的東西看它何用？”未央生道：“若是沒正經的事，那畫工不去畫他，收藏的人也不肯出重價去買他了。只因是開天闢地以來第一件正經事，所以文人墨士拿來繪以丹青，裱以綾絹，賣於書畫之肆，藏於翰墨之林，使後來的人知所取法。不然陰陽交感之理漸漸淪沒，將來必至夫棄其妻，妻背其夫，生生之道盡絕，直弄到人無噍類而後止。我今日借來不但自己翻閱，也要使娘子知道這種道理，絕好受胎懷孕，生男育女，不致為道學令尊所誤，使夫妻後來沒有結果的意思。娘子怎麼發起惱來？”玉香道：“我未信這件勾當是正經事。若是正經事，當初立法的古人何不教人明明白白在日間對著人做？為何在更深夜靜之時，瞞了眾人就像做賊一般，才行這件勾當？即此觀之，可見不是正經事。”

未央生笑道：“這等說來怪不得娘子，都是你令尊不是。把你關在家中，沒有在行的女伴對汝說說風情，所以孤陋寡聞，不曉人事。你想，世上的夫妻那一對不在日里去幹事？那幹事不是明公正氣使人知道的？若還夫妻日里不行房，這畫畫之人怎麼曉得這些套數？怎麼描寫得這樣入神，使人一看就動興起來？”玉香道：“這等，我家父母為甚麼不在日間做事？”未央生道：“請問娘子，怎見得令尊令堂不在日間做事？”玉香道：“他

們若做事，我畢竟撞著。為何我生長一十六歲並不曾撞著一次？莫說眼睛不曾看見，就是耳朵也不曾聽見？”未央生笑道：“好懵懂婦人！這樁事只是兒女看見不得，聽見不得。除了兒女，其餘丫鬟使婢那一個不看見，那一個不聽見？他們要做事畢竟曉得你不在面前，把門閉了，然後上場。若被你看見就怕引動春心，思想男子，生出鬱病來。故此瞞著你做。”玉香想了一會道：“他們日里也常關門睡覺，或是幹此事也未可知。只是羞人答答的，你看我我看你，如何做得出來？”

未央生道：“日里行房比夜間的快活更加十倍。其間妙處正在我看你你看我，才覺得動興。世間只有兩種夫妻斷不可在日間幹事。”玉香道：“那兩種夫妻？”未央生道：“醜陋丈夫標致妻子，此一種也。醜陋妻子標致丈夫，又一種也。”玉香道：“為何這兩種人日間做不得事？”未央生道：“做這事全要你愛我我愛你，精神血脈彼此相交，方才會快活。若是妻子生得肌膚雪白，又嬌又嫩，就像美玉琢成的一般，丈夫把他衣脫了摟在懷中，一面看一面幹，自然興高十倍。那陽物不覺又堅又硬，又粗又大了。只是女子看見男人就像鬼怪一般，身上皮肉又黑又粗。穿了衣服還不覺，此時脫了，醜態畢露，掩飾不來。況與雪白肌膚相映，八分醜陋就覺有十二分。妻子看了豈不憎嫌？心上既然憎嫌就要形與詞色，男子看見不知不覺堅硬的也軟了，粗大的也細了。快活事不曾做得，反討一場沒趣。不如在夜裡行房，還可以藏拙。這是標致妻子與醜陋丈夫幹事的樣子。那標致丈夫與醜陋妻子行房的情敝也與此一般，不消再講。若是我和你這樣夫妻，白對白紅對紅，嬌嫩對嬌嫩，若不在日間取樂，顯一顯皮膚，終日鑽在被窩裡面暗中摸索，可不埋沒了一生，與醜陋夫妻何擇？娘子不信，我和你試一試，看比夜間的滋味何如？”

玉香到此處不覺有些省悟，口裡雖然不肯，心上卻要順從，但覺兩腮微紅，騷容已露。未央生暗想，她有些意思來了。本要下手，只是此女欲心初動，飢渴未深，若就與她做事譬如饞漢見了飲食，信口直吞，不知咀嚼，究竟沒有美處。我且熬她一熬然後同她上場。就扯一把太師椅，自己坐了，扯她坐在懷中，揭開春宮冊子一幅一幅指與她看。那冊子與別的春意不同，每一幅上前半頁是春宮，後半頁是題跋。那題跋的話前幾句是解釋畫面上的情形，後幾句是讚畫工的好處。未央生教她存想裡面神情，將來才好模仿，就逐句念與她聽道：

第一幅乃縱蝶尋芳之勢。跋云：女子坐太湖石上，兩足分開。男手以玉麈投入陰中，左掏右摸以探花心。此時男子婦人俱在入手之初，未逢佳境，故眉眼開張，與尋常面目不甚相遠也。

第二幅乃教蜂釀蜜之勢。跋云：女子仰臥錦褥之上，兩手著實，兩股懸空，以迎玉塵，使男子識花心所在，不致妄投。此時女子的神情近於飢渴，男子的面目似乎張惶，使觀者代為之急，乃化工作惡處也。

第三幅乃迷鳥歸林之勢。跋云：女子倚眠繡床之上，雙足朝天，以兩手扳住男人兩股往下直舂。似乎佳境已入，能恐复迷，兩下正在用工之時，精神勃勃。真有筆飛墨舞之妙也。

第四幅乃餓馬奔槽之勢。跋云：女子正眠榻上，兩手纏抱男子，有如束縛之形。男子以肩取他雙足，玉塵盡入陰中，不得纖毫餘地。此時男子婦人俱在將丟未丟之時，眼半閉而尚睜，舌將吞而復吐，兩種面目一樣神情。真化工之筆也。

第五幅乃雙龍鬥倦之勢。跋云：婦人之頭倚於枕側，兩手貼伏，其軟如綿。男子之頭又倚於婦人頸側，渾身貼伏，亦軟如綿，乃已丟之後。香魂欲去，好夢將來，動極近靜之狀。但婦人雙足未下，尚在男子肩臂之間，尤有一線生動之意。不然竟像一對已斃之人，使觀者悟其妙境有同棺共穴之思也。

玉香看到此處不覺騷性大發。未央生又翻過一頁，正要指與她看，玉香就把冊子一推，立起身來道：“甚麼好書，看得人不自在。起來你自己看，我要去睡了。”未央生道：“還有好光景在後面，一起看完了同你去睡。”玉香道：“難道明天沒有日子，定要今天看完？”未央生知她急了，就摟住親嘴。往常親嘴把舌頭送過去，她的牙門緊閉不開，若要她伸過來一發不能夠了。做過一月夫妻還不知舌長舌短。此番才靠朱唇，她的舌頭已不知不覺度過兩重牙門來了。未央生道：“心肝，我和你不消上床就把這太師椅當了假山石，照冊上的光景摹擬一番何如？”玉香假意惱道：“這豈是人幹的事？”未央生道：“果然不是人幹的事，乃神仙幹的事。我和你權做一刻神仙。”就手解她褲帶。玉香口雖不允手卻允了，搭在未央生肩上，任他把褲子脫下。只見褲襠之中濕了一大塊，乃看畫之時淫水流出的原故。未央生把自家褲子也脫了，扯他坐在椅上，兩腳分開，將玉塵插入陰中，然後脫她上身的衣服。為甚麼起先不脫衣服，直到脫褲之後才解上衣？要曉得未央生是個在行的人，若先脫她上面衣服，她心上雖然著急外面還要怕羞，必竟有許多造作。故先把要害處據了，其餘的地方自然不勞而定。這是行兵擒王搗穴的道理。

玉香果然憑他把一身的衣服脫得精光，唯有腳上的褶褲不脫。這是何故？原來褶褲裡面

就是足腳，婦人裹腳之時只顧下面齊整，十指未免參差，沒有十分好處。況且三寸金蓮畢竟要褶褲罩在上面才覺有趣。不然就是一朵無葉之花，不耐看了。所以未央生得竅，只除這一件不脫。替她脫完之後把自己的衣服也盡脫下，然後大整旗槍，分開小腳架在椅上，挺起玉麈向陰中左掏右摸，也像第一幅春宮探覓花心的光景。掏摸了一會，玉香就把兩手伸直，抵住交椅，把陰戶湊上來迎合玉麈。玉麈往左，以左承之；玉麈往右，以右承之。忽然抵著一處，覺得里面似酸非酸，似癢非癢，使人當不得又使人離不得的光景，就對未央生道：“如今只是這樣罷了，不要左掏右摸，搔壞了人。”未央生知道花心已得，就依了她。並力只攻一處，由淺入深，由寬而緊，提了數百提。又見玉香的兩手不覺來在身子後面扳住兩股向上，直湊與第二幅春宮的光景自然相合。未央生就把她雙足提起放在肩上，以兩手抱住纖腰，盡根直抵。此時玉麈更覺粗大，塞滿陰中。又提了數百提，只見她星眼將朦，雲鬢欲墜，卻像要睡的光景。未央生撲兩撲道：“心肝，我知道你要丟了。這椅上難為人，到床上去完事罷。”

玉香正在要緊頭上，恐怕走上床去未免要取出玉麈來，把快活事打斷了。況且此時手酸腳軟動彈不得，要走也走不上床。聞他一說這一句，只是閉了雙眼搖頭不應。未央生道：“心肝，你莫非走不動麼？”玉香把頭點一點。未央生道：“待我抱你上去就是。”竟把她雙足架在手臂上。玉香雙手抱住未央生，口裡含了絳舌。未央生抱將起來，玉麈留在陰中並不抽出，一邊行走一邊抽送做個走馬看花的勢。抱到床上，把玉香放倒，架起雙足從頭幹起。再抽數百抽，玉香忽然叫道：“心肝，我要不好了！”雙手緊緊摟住未央生，口裡哼哼嚇嚇就像大病之人要絕命的一般。未央生知道陰精已生，把玉麈頂住花心用力一揉，也陪她似死。

兩個抱住睡了一刻，玉香醒轉來道：“我方才死了去你知道麼？”未央生道：“我怎麼不知道，這不叫死，叫做丟。”玉香道：“怎麼叫做丟？”未央生道：“男有陽精，女有陰精，幹到快活盡頭處那精就來了。將來未來之時，渾身皮肉連骨頭一齊酥麻起來，昏昏沉沉竟像睡去一般，那精才得洩。這就是丟了。那春宮第五幅就是這個模樣。”玉香道：“照你說來丟過之後還會活，竟是不死的麼？”未央生道：“男子與婦人幹一次丟一次，還有陰精有來得快的婦人，男子丟一次她丟幾十次的。這叫做快活，那裡會死！”玉香道：“既是如此，從今後我日日要丟，夜夜要丟了。”未央生大笑道：“何如我勸你不差麼！這副春宮冊子可是件寶具麼？”玉香道：“果然是件寶具。若買來放在家裡常看看也是好，只怕那朋友要來取去。”未央生道：“那是哄你的話，其實是我自己買的。”玉香聽了歡喜。兩個說完起來穿了衣服再看春宮，看到興高之處重新又幹。夫婦二人從這日起分外相投，愈加恩愛。

玉香自看春宮之後，道學變做風流。夜間行房不行中庸之道，最喜標新立異。蠟燭也肯倒澆，隔山也容取火。幹事之時騷聲助興的狂態漸漸在行。未央生要助她淫性，又到書舖中買了許多風月之書，如《繡榻野史》、《如意君傳》、《癡婆子傳》之類，共有一二十種。放在案頭任她翻閱，把以前所讀之書盡行束之高閣。夫婦二人枕席之歡就畫三百六十幅春宮也還描寫不盡。真是：

琴瑟不足喻其和，鐘鼓不能鳴其樂。

未央生至此可謂快樂之極矣。只是一件，夫婦裡面雖然和諧，翁婿之間甚覺不合。為甚麼原故？只因鐵扉道人是個古執君子，喜質樸惡繁華，忌說風流愛講道學。自從未央生入贅之夜見他衣服華麗，舉動輕浮，心上就覺有懊惱。嘆一口氣道：“此子華而不實，必非有成之器。吾女失所規矣。”只是聘禮已收，朱陳已結，不可改移，只得將錯就錯，等他成親後以嚴父拘管，把他磨煉出來，做個方正之士。所以詞色之間毫不假借，莫說言語舛錯，做事差池定要呵斥他教訓他，就是行起坐臥稍有不端正處，亦要聒絮一番。未央生少年心性，父母早亡，不曾有人拘束，那裡受得這般磨難？幾次要與他相抗，只怕妻子有所不安，有妨琴瑟之樂，沒奈何只得隱忍。忍到後來忍不過了，心上思量道，我當初不過慕他女兒，因他不遣嫁，定要招人，我所以來就他。他如何竟把太山勢來壓我。他那樣一個腐儒，我不去變化他也罷了，他反要來變化我。況且我這一個風流才子將來正要做些竊玉偷香膾炙人口的事，難道靠他一人女兒就夠我終身大事不成？都像這等拘管起來，一步路也不許亂走，一句話也不容多說，若還做出分外事來，倒不問我一個死罪？我如今思量與他拗又拗不得，忍又忍不過，只有一著，除非把女兒交託與他，只說出門遊學，且往別處走走。如今世上第一位佳人已被我娶著，倘若遇見第二位，縱不能夠娶他，便做幾夜露水夫妻，了了夙緣也是好的。

主意定了，要先對玉香說過，然後請問丈人，又怕玉香貪戀枕席之歡不放我去，若先受她一番阻撓就不好再對丈人說了。只得瞞了玉香，背後告丈人道：“小婿僻處山邑，孤陋寡聞，上少明師，下無益友，所以學問沒有長進之日。如今要拜別岳父，遊藝四方，使眼界略寬，胸襟稍大。但見有明師益友之處就在那邊下帷，遇了場期就到省中應試，或者博得一科兩榜也不枉岳父招贅一場。不知肯容小婿去麼？”鐵扉道人道：“你在我家做了半年女婿，只有這一句話才堪入耳。肯離家讀書是極好的事，我為甚麼不肯？”未央生道：“岳父雖然見允，只怕令愛怪小婿寡情，新婚未幾就要遠出。如今照小婿的意想，只說出自岳父之心非干小婿之事，方才沒有牽帶，可以率意徑行。”道人道：“

極說得是。”

商量定了，道人當著女兒勸未央生出門遊學，未央生假意不肯，道人正顏厲色苦說一番，未央生方才依命。玉香正有得趣之時，忽然聽得丈夫要去，就像小孩子要斷乳一般，那裡苦得過？連出門以後的欠賬都要預支了去。未央生也曉得長途寂寞，一時未必有婦人到手，著力承奉。就像辦酒席的一般，雖然是為客而設，也落得自家奉陪。一連幾夜的綢繆，真是別人替他說不出，只好夫妻自家知道而已。到臨行之時，未央生別了丈人妻子，帶了家童隨身而去。此後未央生奇遇尚多，靜聽下回分解。

評曰：說道理勸人使聽者毛髮俱竦，說情慾動人又令觀者神魂俱盪。不知者以首鼠兩端為作者病，殊不知委曲動人處正是刻意勸人處。但思玉香未看春宮以前是何等正氣？既觀題跋以後是何等淫欲？貞淫貴賤判於頃刻之間，皆男子導淫之過也。為丈夫者可不慎哉？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